

 性与性别研究 (第5辑)  
Sexualities and Gender Study NO.5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 主办 方刚 主编

# 性别多元： 理论与实务研究 (下)

主 编 方 刚

 万有出版社 高雄·台湾

性与性别研究（第5辑）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 主办

# 性别多元： 理论与实务研究（下）

方刚 / 主编

台湾万有出版社

此书为“性别多元的理论与实务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项目助理：吕娜 王卫媛 杨志红 刘燕平

主编助理：王卫媛

：示冬限封

(下)究研卷突己分野

版主 \ 册式

书 名：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究（下）

作 者：方刚

ISBN：978-986-6250-21-7

UP

出版者：台湾万有出版社

地 址：高雄市三民区民礼路40号

TEL：(07)385-4553 FAX：(07)615-8001

E-MAIL：universalpress88@yahoo.com.tw

邮拨账号：42199922

户 名：万有出版社

名誉社长：林燕卿

社 长：张隆基

发行人：萧金柱

初版：2012年6月

球通出社民商台

## 序言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 所长 副教授

自2011年7月起，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便开始筹备“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重要的工作便是面向全世界的华人学者和社运人士征集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理念，那就是要将学术与社运结合起来。学术界对于社运的态度一向是不一样的。有的学者坚持在象牙塔中，将参与社会运动视为有失身份的事情；有的学者提出学术应该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即学术要指导社会运动。我个人也曾持后一种观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至少在今天中国的性与性别研究领域，一个学者如果完全脱离与社运界的接触，即使仅仅一年的时间，在知识与观念上可能就会落伍了。于是，我开始认为社运可以，而且正在引领学术。

毫无疑问，在促进今天中国的性人权与社会性别多元平等的进步方面，社会运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各种NGO组织，远远走在了学术界的前面。在社会性别平等的促进方面，许多社会性别学者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但性学研究方面，貌似呈现出一种社会运动引领学术的趋势，特别是在性多元、性人权的领域。

“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有一个理想：尽可能全面的呈现华人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性与性别运动的方方面面。

2012年初，我们确定了102位正式的参会发言者。其中，一半以上的发言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发言者包括NGO组织的人士，也包括积极关注、参与社运的学术界人士。

许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会议流程都非常兴奋。报名旁听会议的人超过了100人，使之可能成为一次200多人参与的盛会。

但是，因为我们无力决定的、完全客观的原因，会议未能如期在4月份举办。

2012年5月，作为一种补救，我们召开了两次小型的会议，两次会议总计约60人次参加。

欣慰的是，原拟在“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论文，大部分得以被收到了这部论文集中，使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读论文的形式进行一种“神交”。

本书中既有传统的、主流的社会性别研究，也有性别多元现象的最新呈现；既有性人权的研究，也有性别多元权力的研究；既有学术论文，又有来自社运界的经验分享。

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了这个项目，感谢所有投稿件给会议征文的人，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会议及征文的人。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

2012年5月28日

# 目 录

## 六、同性恋

- 340 为什么中国的同性恋看似越来越多? 二 言
- 343 以“双”之名:台湾双性态的认同身分与策略实践 曾泮津
- 354 跨越边界的身体:都是80后女同性恋的性别身体实践研究  
韦婷婷
- 387 女同性恋话语的社会性别分析——超越还是另一种回归  
杨志红
- 392 一场亚文化的菊花革命?——欧美男同性恋色情电影对  
同性恋亚文化的影响分析 毛 雷
- 400 痛楚与疾病:青年伪直男的身体境遇——一个基于身体  
社会学的思考 王 斌
- 412 佛教视野中的同性爱 李春尧
- 419 关于性多元的若干问题 赵建刚
- 421 互联网新媒介、MSM群体与艾滋病干预:全球与  
本土研究现状回顾 陆新蕾
- 431 同志群体里的形式婚姻 老 藕
- 438 社会建构论范式下中国同性恋身份认同之研究  
孙彦坤\周思毅
- 446 性权利在实践中不同方面的体现——以城堡与爱之城堡基  
层志愿者的工作为例 陆 风

## 七、传媒与文艺

- 454 八卦有张女性的脸? ——八卦新闻中的性别差异  
与性别歧视 沈奕斐
- 464 舞蹈、舞者与社会性别 史红
- 470 “好”还是“糟”——从《孩子们都很好》看当前影视  
作品中同性恋身份认同焦虑 杨晨
- 477 试从巴特勒(Judith Butler)“展演理论”的角度  
分析国内媒体对跨性别现象的报道 张舜媛
- 486 中国变性群体的处境:一个基于媒体报导的个案分析  
李文芬
- 495 纪录片与小说中的女性抗争 卢垚
- 507 性别角色的错位与婚姻冲突——以江西卫视《金牌调  
解》三对夫妻为案例分析 郭玉婷\王晶

## 八、民族与社会性别现状

- 514 拉祜族社会性别平等与发展研究——基于新中国拉祜族  
社会性别研究文献 苏翠薇
- 521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对家庭性别角色及  
家庭暴力的态度 涂晓雯等
- 528 论基诺族的性别多元化 杜娟\邹珍珠
- 540 多民族互动背景下女书文化多元性剖析 王风华
- 545 来自侗族大歌的性别多元取向分析 吴侗新
- 549 从“女性的民俗”到“女性主义的民俗”——女性民俗  
研究略述 陈秋
- 559 马来西亚青少年性别刻板印象及性别平等现象研究  
钟佩晴
- 565 从人力资源的性别视角看女大学生就业问题 屈振辉
- 570 论儒家对女性气质的构建及其影响 彭华
- 582 独立与传统:80后性别角色的双重标准 姜云飞

- |     |   |     |
|-----|---|-----|
| 590 | 女性的解放与社会进步                                | 叶甘霖 |
| 600 | 农村女孩家庭地位个案研究——以广西某市A村为例                   | 邓 然 |
| 614 | 从“生态位理论”谈男女平等的可能性                         | 陈禹舟 |
| 617 | 凉山彝区女童低学业成就的分析：性别维度的审视<br>——来自昭觉县四开中心校的调查 | 肖 雪 |
| 627 | 性别与性别气质的互动                                | 华 平 |

## 九、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

- |     |  |         |
|-----|--|---------|
| 636 | 重新认识“性变态”及相关心理咨询                               | 方 刚     |
| 655 | 同性恋“去病化”前后——对一位心理学家的口述史研究<br>李佳益\方刚\吕娜\杨志红\王卫媛 |         |
| 667 | 以心理学视角看性多元                                     | 黄晓梅     |
| 673 | 通过5个代表性个案分析已婚同志家庭                              | 桦 桐\杨 针 |
| 679 | 拥抱女性气质——女性主义与社会工作发展                            | 徐莎莎     |
| 684 | “重建新家园”：中国四川三个震后乡村中的性别、<br>身份认同与环境             | 李学丽     |
| 691 | 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心理咨询中的各种流派                           | 戎 恺     |
| 701 | 附录：<br>“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流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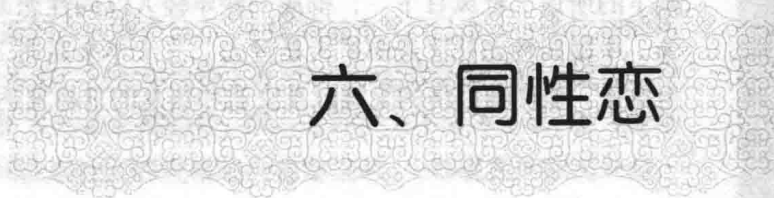


性爱行为几乎都基于“偶遇”后的两情相悦（比如电影是《情色》之《数字派对》）；被极力美化的不平等（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它俩不能说明时已形成了同性恋社区，那么如何定义社区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当时明清时代的妓女不是同地或者同乡之处，那么一位同性恋者另结一位，他们可以成为朋友，但或并不一定回到其中人，更不一定同居生活，那么他们是否可算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否可算同志？而且他们是否可算同志？

为什么民间总是呈现同性恋社区分散的现状？这跟国家有严格的婚姻制度密切相关。而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相比欧美国家，它缺乏有组织的同性恋组织或者者，即便有同性恋者，也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而且，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 六、同性恋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在中国，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但国家对于同性恋者，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有人称其为同性恋者。

# 为什么中国的同性恋看似越来越多?

二言 美国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协调人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同性恋社区的扩大已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为什么中国的同性恋者看似越来越多?难道是国门打开后受西方影响的结果,还是市场化浪潮下的所谓“世风日下”,抑或一些年轻人以同性恋为“时尚”而实践之?笔者则认为,中国同性恋社区走向扩大是过去二三十年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和衍生结果,也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和信息的日趋发达。

##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

几乎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发达经济体都走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目前城市人口达90%以上。我们不妨从欧美的类似过程来对照中国目前的状况。

欧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开始于十九世纪初,当时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机会,大批农村人员来到城市务工,人口走向密集。他们中以年轻人为主,其在城市里的交往对象也以同龄者为主,再加上距离的原因,和农村的家族和宗族纽带变得疏松,这影响到家庭结构的变化:他们更倾向于自由恋爱,组成家庭后,往往也是组成夫妻同室(外加孩子)的核子家庭,且倾向于留在城市,几室同堂的现象比农村少。

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随经济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开放程度的增加,人员交流和迁移更趋自由和频繁。虽然目前中国户口和档案仍然造成一定限制,但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已经放松很多,打工者(包括大学毕业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外地寻找发展机会,远离父母的可能性增加。

这一切发展对于同性恋人群有何影响?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远离家庭和宗族的人员更有可能追求符合内心愿望的生活,自由恋爱如此,同性恋也是如此。另一个客观条件是城市里人口的相对密集使同性间发生碰撞的机会大大增多,同性恋基地——如酒吧、浴池、公园和公厕等——自发形成,且全部是城市设施。

虽然中国古代文献(如小说和传记)中都有夹杂同性恋情的描述,一些学者也将之作为同性恋欲望和同性恋存在的实证资料,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同性恋情或同

性恋行为几乎都基于“偶遇”后的两情相悦（比如冯梦龙《情史》之《情外篇》）或权力关系的不平衡（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与书僮），但尚不能说当时已经形成了同性恋社区。那么如何定义社区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当时明清时代的戏园子是同性恋者常去之处，那么一位同性恋者光顾此地，预料可以碰到同类。他虽然不一定找到意中人，也不一定发生性行为，但他已经知道社会中有着和他怀有同样欲望的成员，而且他们有着稳定聚集点，而这种聚集点俗称“渔场”，或曰同志基地。

为什么说同志基地是同性恋社区形成的表现？基地意味着你到那里能够碰到同类人，而农村由于人群分散，诸如酒吧和公园等设施无从建起，即使有人怀有同性恋欲望，相识只能靠“偶遇”，但这种发生的机率甚低，在城市里，同性恋者更有可能知道周围有同类的人存在，而同志基地就是相互结识并发生互动的场所。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按比例来算，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即使在同性恋行为被列为非法的年代，一些城市都已经自发形成了同志基点，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迅猛发展，第一波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制造业开始起步，第二波是九十年代末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对于同性恋社区的扩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由八十年代的不到20%，增加到目前的50%，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将上升至80%，尤其是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后，意味同性恋社区的进一步扩大乃是必然趋势。那么这种扩大不会停止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饱和时，估计也是同性恋社区的规模趋向稳定之时，一如现在的欧美社会，同性恋占人口的比例呈现稳定，虽然同性恋权益一直在取得进展。

## 二、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

拿中国的例子来说，在经济水平低下时，商品房不发达，租房也贵，因此未婚的子女几乎总是和父母一起居住，而结婚往往成为获得经济和生活自由的唯一途径（国内以前在单位获得分房的前提之一是领取结婚证）。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妥当，随着交易的货币性提高和产业链的提升，人们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这会对公民生活以至家庭结构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更多的人取得经济独立，他们在对父母的依赖减低，更有能力买房或租房，日常生活也靠自己的收入。这一切都使人们更有更有条件追求符合个人愿望的生活。

经济发展也使父母的收入提高，他们在晚年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度减低，加上社会保障的建立和日益完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纽带趋向疏松，这也是父母更有可能对子女“放手”，从而使子女更有可能选择遵从内心的生活方式。同样，很多同性恋者预想到晚年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后，进入异性婚姻来生儿育女的积极性也会减低。

婚姻不仅建立在双方的感情基础上，也是一个经济联合体，比如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成本一般低于单独生活成本的总和。经济越发展收入越高，单身者也越多，而对一些同性恋者来说，即使找不到伴侣，也会选择独善其身而不与异性结婚。

### 三、交通和信息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交通的发展，公路、铁路、公交和私家车等缩短了人际距离。这些都使同性之间发生碰撞的机会增多，也更趋便利。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交往，这又进一步拉近了人际距离，使社交网络（包括同性恋社交）从原先的一个城市内扩展至多个城市之间，甚至遍布全国。在交通和信息技术不发达时期，即使相距一百公里的恋爱都是难以实现的，而现在即使双方身处一国南北，每天仍然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保持联系，保持定期见面也不成问题，而很多恋人只在周末见面，几成家常便饭。以后随着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异地恋（比如杭州和上海之间）的方便程度已经接近本地恋。

### 四、政府日渐退出公民私人生活领域

比如以前结婚要单位开证明，现在则遵循公民自由意愿。公民的同性恋私生活也不受政府和法律的干涉，同性恋行为在各国的非罪化就是其表现之一。现代社会对多元文化和个人自由以及本性的尊重也这方面的政策变化相辅相成。

从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类似于欧美一百多年前情形，而现代技术（如互联网和交通发展）则起着加快剂作用，加上人口密度本来就大，人际之间碰撞和交流频度极高，这些是同性恋社区在过去十几年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所谓的西方影响其实相当有限。

同性恋社区在形成初期，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驱使人群付出水面，同性恋者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共同的欲望相互联系起来，组成社区，此乃大势所趋。酒吧、公厕渔场是这种社区形成的早期载体，但随着社区的扩大，权利意识和文化建设必然被提上日程，但目前在这方面仍然面临政策方面的限制，比如国内不允许拍摄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于是同性恋者只能看外国同志电影，这就难怪他们“崇洋媚外”了。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在当今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脚步下，反对同性恋的势力实乃螳臂当车，或如俗语所言“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要将同性恋打回至概率极低的“偶遇”并使同性恋社区无从产生的最有效办法实乃如下：废止高铁和高速公路，禁止手机和互联网，拆厂毁楼归田，重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共同贫困重树生育崇拜观念，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使个人生活重新受缚于家族和宗族。

究竟有多少人憧憬那种未来呢？



# 以“双”之名：台湾双性恋的 认同身份与策略实践

曾泮津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所硕士

## 一、前言

目前双性恋在社会的处境，大多不被承认也不被看见，不是被迫隐身在异性恋社会中无法现身，就是在同志团体中低调沉默（麦海珊，2000）。她/他们遭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承受异性恋社会的压迫，另一方面还得面对同志团体的质疑声浪，为了终结这种边缘状态，各地的双性恋者纷纷起而找寻认同并组织团体。

本篇论文系以台湾第一个双性恋团体“Bi the Way·拜坊”（以下皆以Bi the Way表示）为主要分析对象，借着双性恋团体的出现，重新省思台湾同志运动的政治脉络，当同志运动从集体认同转向“酷儿（queer）”的多元特性，我认为，双性恋团体的出现是台湾主流同志运动面临“认同政治”与“差异政治”的路径下所浮现的另类行动。

为求贴近了解“Bi the Way”构筑的双性恋认同以及行动政治，从当事人的视野及角度看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本文以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为架构，采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取向来探讨双性恋团体及其行动。从Bi the Way成立后的二年间，参与团体的各式活动，透过田野研究搜集资料，进一步分析以完成本文。

## 二、借镜：美国双性恋运动

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双性恋与同志运动的关系，在此借镜美国双性恋运动的发展运作，从西方双性恋团体的运作经验，思考、检视台湾双性恋团体的发展脉络及其运作的意义。

美国约从1970年代开始在各州成立零星的双性恋社群，当时大多是在地的支持性、社交性团体，尚未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连结；并以出版相关通讯论述作为运作方式，报导各地组织的运作模式与组织间的串连方式，希望为双性恋运动留下记录。直到1990年代，双性恋运动才开始从同志运动中凸显而出，并产生了政治性的变化（Engel, 2001；Hutchins, 1991/2007）。

双性恋组织经过十几年来地下化运作，到1990年才转为全国性、国际性的公开

现身, Hutchins (1991/2007) 认为, 这不只是因为多年来双性恋团体所积累的力量, 还包括其他的政治因素: 首先在于女同志政治对双性恋女性的压迫, 长期浸酝在女同志强调“异/同对立”以及“对抗异性恋体制”的氛围中, 双性恋者在面对自己真实的异性恋情欲时, 发现女同志的女性主义政治对女同性恋身分进行政治正确化, 将“双性情欲”排除于外; 这不仅让双性恋者在女同志阵营中被迫“隐声/身”, 也使得她们开始思考自身的双性恋身分/认同。另外是1980年代中期艾滋病对双性恋的标签化, 当时双性恋者被视为是艾滋病传递者 (AIDS carrier), 异性恋认为双性恋者会经由同性性行为将病毒传染给她/他们; 艾滋病的出现对双性恋的影响重大, 接踵而至的社会舆论与谴责, 尽管使得双性恋者 (尤其是双性恋男性) 首当其冲成了高危险群, 但也打开了双性恋的能见度, 促成双性恋运动。

不论是在同志政治养成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批判视野, 或是在艾滋病舆论中意识到性倾向与政治的关连性, 这些过程所酝酿的运动能量, 让双性恋运动得以逐渐形成。1987年, Loraine Hutchins和Lani Kaahumanu公开征求全国双性恋者组织双性恋队伍, 集结参加该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男女同性恋大游行; 这是双性恋组织的第一次链接。此后, 在地的双性恋社团由社交功能, 转而致力于服务与教育, 不仅展开双性恋相关的研究论述, 亦相继扩展结盟全国性的双性恋组织, 发起独立运动 (Engel, 2001)。

必须一提的是, 当初双性恋者在女同志阵营的隐身/声经验, 影响了双性恋运动的方向与走向。在女同志阵营中, 不论个人性倾向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 所有人都必须自我认同/宣称“女同性恋”, 以达到政治效应。女同志在身分/认同的政治正确化过程所造成的压迫, 使得双性恋者深刻地感受到, 双性恋认同的重要性。相对于女同志阵营透过“女同性恋”的命名/宣称来强化女同志认同政治, 美国双性恋运动一开始并没有以“双性恋”命名为策略, 而是先透过双性恋认同意识的讨论, 才逐渐发展出独有的政治策略与运作模式 (Rust, 1995)。由此, 为了提升双性恋的认同意识, 各地组织大多以论述生产作为制造双性恋身分/认同、社群组织与意识型态的手段, 而组织发行的通讯报刊, 在报导主题上也由社群活动的介绍转向意识型态的探究, 例如“双性恋是什么?”、“双性恋需要定义吗?”、“双性恋如何打破二元的分类逻辑?”等认同意识的争辩, 以及“双性恋受到了怎样的压迫?”、“如何回应压迫?”、“双性恋政治主张什么?”等关于运动目标的讨论。

从美国的例子, 可以发现双性恋团体在同志运动中, 有其政治策略与特殊运作方式, 双性恋认同在同志圈中必须迂回地表露, 渐进式地渗透到同志圈。1987年, 美国双性恋首次组队参与同志游行, 20年后, 台湾才出现第一个双性恋团体。从美国双性恋运动的发展, 可以提供我们观看台湾双性恋社群—Bi the Way的视角与方向, 探究其发展脉络, 以及与同志运动的关系和意义。

### 三、Bi the Way的兴起脉络

要想理解台湾双性恋团体的运动过程与脉络, 首先必须检视是怎样的氛围与脉络酝酿出双性恋团体的兴起? 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于Bi the Way的兴起与同志运动及其认

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 看见差异, 走出“同”志衣柜

这部分, 我将借着“双性恋认同”故事, 描绘出双性恋者在同志圈的特殊处境, 指出她/他们对于专属双性恋空间的渴求与需要, 并聚焦于同志团体的分类机制及其作用在双性恋身上所造成的效应, 进行探讨。

在双性恋团体尚未成立时, 许多双性恋者只能从既有的同志团体找寻认同, 但是不论是田野报导人阿周或是小羊, 都无法在大学的拉子社团找到位置。

阿周的头发短短的, 总是穿着宽松的帽T、牛仔裤, 戴着胶框眼镜的她, 看起来很阳光、很健康; 也许是因为她的发型、穿着打扮, 使她在参与女同志团体时常被指认为T, 可是阿周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认与归类:

我大学的时候也会去参加女同志社团…你应该也去过吧?!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我每次去社团, 她们就都在讲T啊、婆啊…就说我是T, 哈…那不用说, 你一定是婆啦! 大家都这样说吧……唉~【叹气声】反正就说我是T, 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可是, 我又不是T! 啊! 就算是又怎样, 就一定要那样吗? 你管得着吗?! 就T要很man啊、要很坚强不能哭啊, 什么和婆出去就要帮他付钱, 什么很多啦……反正我就是受不了她们那种, 一直强调T要怎样、婆是怎样。啊, 我若不是呢? 我又不是T, 我也不想和她们讲的那样, 很man什么的…完全不是我想要的那样, 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位置嘛, 后来就干脆不去了。所以那时候, 我在bi板看到娃娃说要成立社群, 我就想说, 不然去看看好了, 搞不好会合喔!

在一份针对女同志大学生亲密关系的经验研究中, 蒋琬斯(2008)发现, T婆的角色定位虽然是影响女同志大学生亲密关系的因素, 但随着时间、论述的变化, T/婆角色不再只是对应于阳刚/阴柔的性别气质, 像是“不分偏T”、“不分偏婆”、“man婆”、“娘T”都可能在女同志角色中交错出现。然而, 蒋琬斯(2008)所说的“不分”等认同类型在几年前尚未明朗化, 当时台湾大学院拉子社团中, “不分”还未算是女同志的另类角色, T婆论述仍以传统对应阳刚/阴柔性别气质为主, 对女同志尤其重要。和阿周一样, 小羊在大学的拉子社团同样找不到位置。

我对小羊的印象非常深刻, 记得第一次进入社群, 是他的细心注意到我的不知所措, 他的温柔平缓了我的紧张, 他总是招呼着社群参与者, 帮助大家进入状况。小羊细心、温柔的特质与他的外表形象不太一致, 粗犷的线条、一身黑衣黑裤、加上专业型的全罩安全帽, 骑着机车帅气地穿梭在台北街头, 看起来很符合社会建构的男性形象; 但这些男性的、阳刚的特质仅止于外表, 小羊说他讨厌传统养出来的男生, 也不喜欢被人轻率地当成男生, 所以认同自己是“跨性女同”, 不仅流连于网络拉子板, 也参加了女同志社团。当我和她<sup>①</sup>聊到认同历程时, 小羊不经意地提起她和女同志之间的一些往事:

<sup>①</sup> 在此对小羊的代名词之转变(由“他”变为“她”), 是为了凸显小羊的跨性别认同而做的刻意区分。如内文所示, 在描述小羊的跨性女同认同之前, 我都是以“他”指称, 直到谈及小羊的跨性别认同, 才开始以“她”取代“他”, 以强调小羊在社会性别与性倾向的认同身分。



其实我很讨厌男生，虽然我自己是生理男生…嗯——我自己的认同是跨性女同啦。……不过……我在女同志那里受过伤的…女同志那里说我是生理男性，称不上是女同志，她们说生理男性享尽了父权社会的一切好处，我是生理男，我怎么可能了解她们所受的压迫和委屈？我就和她们辩论，可…结果还是差不多，讲不通啦，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被排挤了……也觉得很生气，凭什么生理男性就不能认同自己是女同志？凭什么认为我不懂？我认同自己是拉子，你们凭什么说我不是？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被异性恋压迫吗？不是痛恨被压迫的感觉吗？那怎么又会来压迫我？！

当时我跟小羊才认识3个月，第二次见面，彼此不太了解也不熟悉；那时候，我只知道小羊曾经在女同志那儿受气、委屈。逐渐熟识后，直到某次我们聊到过去参加其他同志团体或活动的经验时，我才进一步了解她与女同志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我被邀请去××学校的社课一次。那次会去，是因为刚好议题是跨性女同，那次也有其他跨性女同去，只是我应该是唯一，嗯…不是她们想的那种，跨性女同（不是她们想的那种？），就是她们想要找的比较像是，嗯…会穿女装，或是想要变性的那种…不是像我这样，没有扮装也不想变性。那次社课，我没有感受到什么不舒服或被排挤，虽然还是感受到有一些人不是很欢迎，气氛还是怪怪的。嗯～你知道吗？就像是，虽然她们没有说不欢迎男生去，就～男生也可以去，可她们也不会讲说欢迎男生去参加…就是也不会明讲，只是说…如果有男生说要去，她们也会说好没关系。我觉得，那是社团或活动，要有的政治正确性吧，不一定代表什么。嗯，不过那一次社课，我觉得有点尴尬吧…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扮装，也不是想变性的那种，就还是会感受到有些人的…还是不喜欢我们，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尴尬。我是不喜欢男生，可是我没有不喜欢自己的身体，我只是无法认同男生，而且我觉得我的心理就是女生，所以觉得自己是女同志。大概是和他们的诉求…和运动精神不合吧，总之，就是感觉不对劲，加上我想去其他女同志社团也觉得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后来才改在拉板混。

小羊在女同志社团经验到的隐晦幽微的诡异气氛，另一个田野报导人小巴在其他同志团体中也感受到了：“我不是感觉被一群同志包起来，但就是觉得怪怪的，反正就是不一样的群体吧！和其他团体之间，像是‘同家会’<sup>①</sup>啊、‘热线’<sup>②</sup>啊，我总感觉有一个难以描述的界线…”。没有明说的不欢迎、暗地的排斥感、难以描述的界后感…这些感受深刻却指认不出的经验，让小羊选择默默地离去。

虽然T、婆、跨性别身分的区分/分类有时对某些女同志而言只是一种便利性的

① 同家会即“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于2007年7月4日由“女同志妈妈联盟”与“拉妈报编辑团队”共同整并成立的。主要目标包括推广台湾同志家庭能见度、促进各地同志家庭交流、提供同志关于亲职的讨论，并积极透过法律途径为同志家庭争取相关权益（包括同志婚姻合法权、同志伴侣收养权以及同志人工生殖权）。相关网址：<http://lgbtfamily.org/html3/index.php>。

② 热线即“同志咨询热线”，成立于2000年6月9日，是全台第一个内政部社会司立案通过的全国性同志组织，全名为“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主要工作除了透过电话咨询来提供同志朋友与社团获得信息、认识同志社群、相互交流、集结参与同志公共事务；同时也逐步发展“社群组织”、“同志人权”、“性别教育”、“爱滋防治”、“同志家庭”等重点工作，并承办及主办各大大同志活动。相关网址：<http://www.hotline.org.tw/woops2.2/>。



指认，然而，这样的指认却可能排除了某些类型。田野资料发现，许多双性恋者在与同志互动时，除了承受同志团体对双性恋的误解和污名，亦不得不面对当中的分类机制。小羊的例子中，“没有扮装、不想变性”超出了女同志对“跨性别女同志”的想象，小羊不算是“正统的”跨性别女同志，于是被排除。一旦T、婆论述成为女同志中理所当然的认同脚本，女同志团体不仅对于“T”和“婆”以及“跨性别”进行分类<sup>①</sup>，并且在她们各就各位后，接着分派随分类而来的定义与规则，好让她们各司其职；这种分类机制于是形成一个权力之网，不仅监控、规范了女同志的情欲展演，也排除了那些非T非婆认同的女同志。而这些被排除在外出走的人，欲求另辟/觅空间，就是促成双性恋团体的主要原因。

## （二）听见差异，召唤双性恋认同

Bi the Way在2007年7月正式成立后，随即以双性恋身分集体参与该年的同志大游行。就台湾同志运动史而言，同志大游行不仅是同志团体共同完成的运动盛事，对某些同志来说，更是自我认同的重要指标。

尽管可以感受同志在集体现身过程中所带来的认同力量，但小巴认为这个集体力量会消灭某些声音：

游行的时候，王莘她/他们不是都会在宣传车喊口号吗？我记得她/他们每次都说要集合同性恋的力量去对抗异性恋，我知道…说同性恋是为了要强调对抗异性恋，我也了解这样可以让大家更high、情绪更高昂！可是…come on，你在宣称LGBT的时候，怎么可以说“台湾的同性恋站出来”？！啊，是怎样？【语气上扬】之前我们（双性恋）只能藏在同性恋团体跟着走的时候，不就要假装自己是同性恋，然后跟着喊？这样我们双性恋的声音通通不见了嘛～

为了强调对抗“异性恋霸权”，游行口号多以“同性恋”为主体，在听到“台湾的同性恋站出来”后，更加深了小巴在游行现场感受到双性恋被包覆在‘“同”志认同’中而消失。另一方面，一如小巴说的，在Bi the Way成立之前，许多双性恋者并未以双性恋身分现身于游行队伍中，只能分散夹杂在不同的同志团体里，这也使得玛利感觉到双性恋身分在游行中是消失的：

在每年的游行里，我好像都有看见LGBT，双性恋都有被写出来…可是那只是字面上的，双性恋的身影呢？在Bi the Way之前，我几乎没看到…

相对于同性恋论述，双性恋在LGBT中的匮乏与粗糙，不但像小巴说“双性恋的声音通通不见”，也符合了玛利在其他同志团体中的深刻体会：

尽管官方立场上都是倡导LGBT，但是每次提到Bi就是几句话带过，顶多处理一些去污名化（双插头、花心）这样而已，并没有更进一步提到双性恋的困境或是心理

<sup>①</sup> 《爱的自由式》（张娟芬，2001）是近年来描述女同志文化的经典之作，书中不只细腻书写T婆认同，亦描绘了女同志另一种认同—「不分」，虽然张娟芬开创性地指出女同志（T婆之外）的多元样貌，但如同郑美里（2001）评论《爱的自由式》时指出的，张娟芬将阳刚、阴柔与雌雄同体分别对应到T、婆与不分，结构上仍是无法跳脱二元对立的思考。